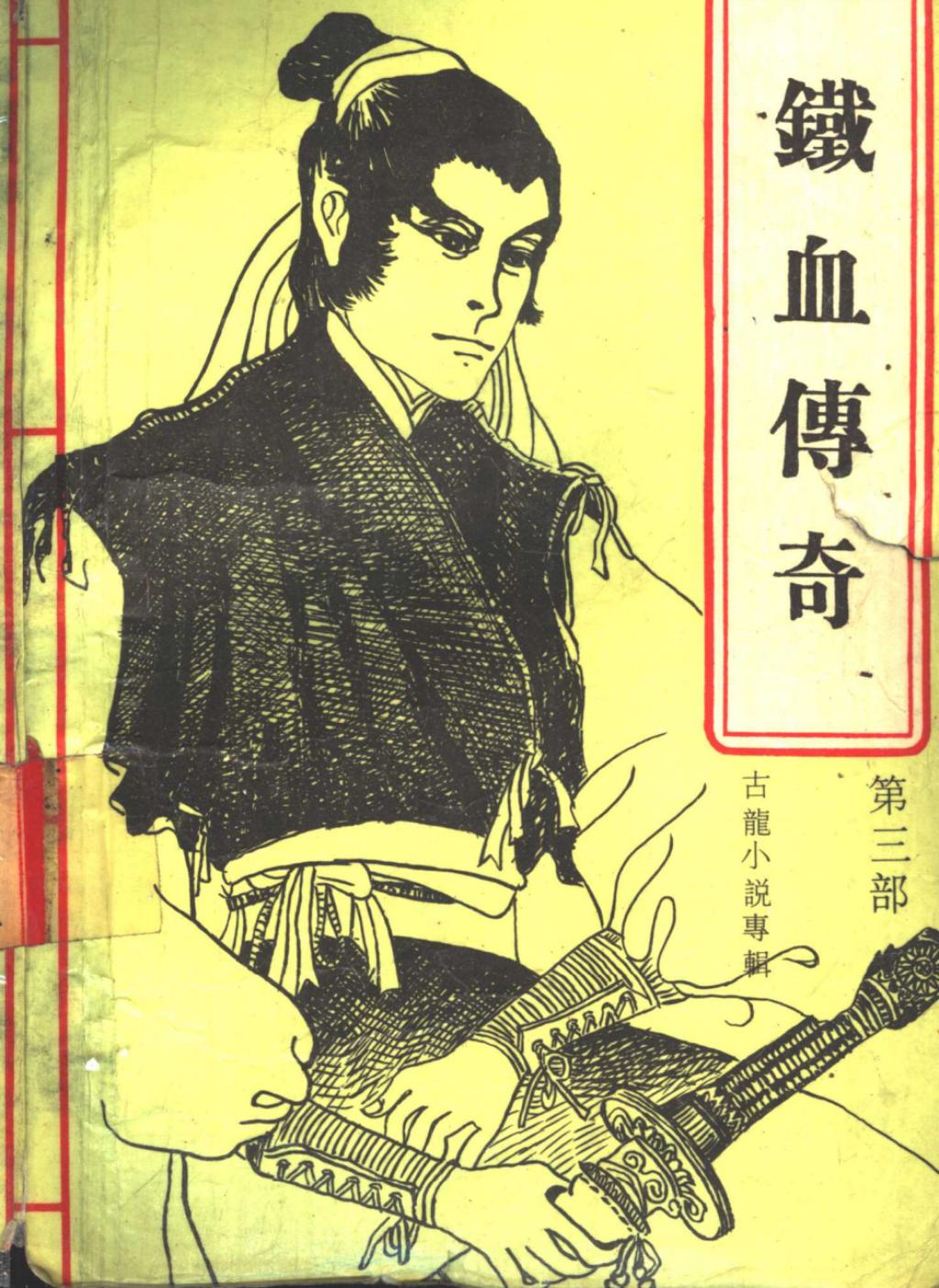


鐵血傳奇

第三部

古龍小說專輯



铁 血 传 奇

第三部 画眉鸟

古 龙 著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铁 血 传 奇
古 龙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6 字数: 720,000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统一书号: ISBN 7-207-00763-9/I·152 定价: 10.50元(三本)

目 录

第一部 血海飘香

第一章	白玉美人	1
第二章	海上浮尸	13
第三章	天一神水	24
第四章	一百一十三号	34
第五章	三十万两	45
第六章	剑下一点红	57
第七章	强人所难	68
第八章	清风明月	80
第九章	红颜祸水	92
第十章	卿在何方	103
第十一章	骰子之戏	115
第十二章	独步武林	128
第十三章	三蛇羹	139
第十四章	捉魂如意钩	151
第十五章	情侣书信	163
第十六章	妙僧无花	174
第十七章	迎风一刀斩	185
第十八章	颠倒众生	198
第十九章	棋高一招	209

第二十章	天枫十四郎	221
第二十一章	帮主夫人	232
第二十二章	好友成仇	243
第二十三章	兄杀其弟	255
第二十四章	南下追凶	267
第二十五章	天峰大师	279
第二十六章	法律庄严	291
第二十七章	自裁以谢	303

第二部 大沙漠

第一章	沙漠遇故知	307
第二章	富贵人家	319
第三章	出此下策	331
第四章	直奔大戈壁	342
第五章	沙漠风光	353
第六章	救人害己	365
第七章	极乐之星	376
第八章	荒漠绿洲	388
第九章	琵琶公主	400
第十章	龟兹国王	411
第十一章	喜从天降	423
第十二章	变生肘腋	435
第十三章	护驾来迟	445
第十四章	大漠风云	456
第十五章	飞来艳福	468

第十六章	血溅洞房	478
第十七章	阴谋诡计	489
第十八章	英雄相惜	502
第十九章	剑不轻出	512
第二十章	沙漠行舟	524
第二十一章	附骨之蛆	536
第二十二章	士为知己者死	546
第二十三章	酒醉误事	558
第二十四章	料事如神	569
第二十五章	花海迷魂	580
第二十六章	丽质天生	591
第二十七章	坐怀不乱	603
第二十八章	生死之间	613
第二十九章	画眉鸟	625
第三十章	断臂论文	637
第三十一章	女人心理	647
第三十二章	复辟	659
第三十三章	庆功宴上	671
第三十四章	有所必为	682
第三十五章	红粉骷髅	694
第三十六章	别兮大沙漠	706

第三部 画眉鸟

第一章	无眉画眉	714
第二章	英雄会	727

第三章	暗器之王	739
第四章	暴雨梨花钉	750
第五章	病困英雄	762
第六章	出乎意外	774
第七章	职业杀人	784
第八章	欲取先予	795
第九章	天下无敌	807
第十章	奇异夫妻	817
第十一章	剑道新论	829
第十二章	多谢借剑	841
第十三章	世家大族	851
第十四章	恩将仇报	863
第十五章	死亡滋味	875
第十六章	错综复杂	886
第十七章	残暴之尤	897
第十八章	你死我活	908
第十九章	仙境与地狱	918
第二十章	前辈风范	929
第二十一章	入皮面具	941
第二十二章	人为财死	952
第二十三章	独行其是	964
第二十四章	生死之交	976
第二十五章	有女怀春	987
第二十六章	虎穴龙潭	1000
第二十七章	水母阴姬	1012
第二十八章	生死之搏	1024

第二十九章	变态心理.....	1036
第三十 章	水底大战.....	1047
第三十一 章	死亡之吻.....	1058
第三十二 章	出宫维艰.....	1070
第三十三 章	宝剑无罪.....	1081
第三十四 章	生死之交.....	1092
第三十五 章	知己知彼.....	1104
第三十六 章	百战百胜.....	1116

第一章 无眉画眉

现在，是黄昏。

这里是个很热闹的城市，街道上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扶着老人的，抱着婴儿的……。

大多数人看来都很愉快，因为他们经过一天工作的辛劳，现在正穿着干净的衣服，舒服的鞋子，囊中多多少少都有些自节俭的生活中省下来的钱。所以他们已经可以尽情来享受闲暇的乐趣。

另一些人，却从来不知道工作的辛劳，自然也不知道闲暇的趣味，所以看来就没精打采。

一个人不去耕耘，就想求收获，是永远也不会愉快的。

这条街道的两旁，有各式各样的店铺，有的卖杂货，有的卖茶叶，有的卖衣服，有的卖花粉，大多数都将他们最好的货式陈列出来，来引诱路人的眼睛。

他们也在瞧着路上的行人，那眼色就好像行人瞧货物一样，路人的兴趣在他们的货场，他们在兴趣却在路人的钱袋。

这些人彼此打量着，彼此微笑着，大多数人都彼此相识，只有两个人，在这里是完全陌生的。

那就是胡铁花和楚留香。

楚留香和胡铁花甚至连城市的地名都不知道，他们既没有打听，也决不关心。因为他们的兴趣并不在这城市。

他们的兴趣就在这些人身上的。

自一望千里无人烟的大沙漠归来，再见到这些和气的、愉快的、善良的人，实在比什么事都能令他们关心。

这热闹的城市最热闹的地方就是这条街，这条街，最热闹的地方就是这家酒楼，他们就选了这地方，坐在临街的窗子旁，望着楼下街道上熙来攘往的人群，望着人们的笑容，闻着人们的呼吸。

他们就这样坐着，这样望着，也不知望了多久，桌子上已堆满了锡酒壶，酒壶已都是空的。

胡铁花那张被大漠烈日晒得发黑的脸上，已透出了红光，等到酒壶已开始往地下摆的时候，他才叹了口气，喃喃道：“我现在才知道，世上最可爱的，就是这些平凡的人，你终日和他们相处在一起，也许不会觉得他们有什么可爱，但你若是到那见鬼的大沙漠去了一趟，你就会知道世上再也没有什么比人更可爱的东西了。”

楚留香笑了，笑着道：“这也正是你可爱的地方，一个对人类如此热爱的人，绝不会是坏蛋，一个坏蛋就决不会有你这样想法。”

胡铁花大笑道：“多承夸奖，我只希望老姬也能听到你这句话。”

提起姬冰雁，他开朗的笑脸上忽然有了阴影，连灌了三

杯酒下肚，重重拍了拍桌子，大声道：“我真不懂死公鸡为什么不肯和咱们一齐走，为什么要回家？”

楚留香微笑道：“你若知道家里有人在等着你时，你也会急着回家的。”

胡铁花许久没有说话，又灌了三杯酒下去，方长叹道：“不错，无论如何，一个男人若知道他的家里随时都有人在等着他，想念他，那实在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楚留香笑道：“但最重要的，还是他心里必定要有个值得他怀念的人，否则他的家就算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你就算用鞭子去赶他，他也不会回去的。”

他虽然还在笑着，但笑容看来却已有些沉重。

胡铁花眨了眨眼睛，笑道：“我知道你又想起了容儿他们，是么？”

他不等楚留香回答就又忙着道：“其实她们既已回来了，你根本就用不着再为她们担心。就凭她们三个人，南七北六十三省，又有谁敢动她们一根头发。”

楚留香只有苦笑，胡铁花也不说话了，因为他已瞧见有个黄衣少年正向他们这边走过来。

这少年本来就在他们旁边一张桌子上的，人长得很有英俊，而且看来很斯文，很秀气，穿的衣着虽然并不十分华丽，但剪裁得超级合身，质料也很高贵，显然是个很有教养的世家子弟。

这样的人，显然走到那里，都一定会惹人注意的，何况他身旁还有个非常美丽的妻子。

楚留香和胡铁花也早已注意到这夫妻两人了，他们在喝着酒时，这夫妻两人也在喝着，他们的酒虽然喝得令人吃

惊，这夫妻两人喝的竟也不少，丈夫喝酒时，妻子居然能陪着他，胡铁花早就觉得羡慕得很。

现在这少年居然抛下他的妻子走过来，胡铁花正不知他是为了什么，青衫少年却已走到他面前，抱拳笑道：“小弟不敢过来打扰二位喝酒的雅兴，但见到两位这样的好酒量，却又忍不住要过来请教，但望两位莫要怪罪才好。”

爱赌钱的人，就算连裤子都输光了，也还是喜欢别人说他赌的精，赌得好；爱喝酒的人，更没有一个不喜欢别人说他酒量好的。何况这少年自己酒量也不错，这种话从他嘴里说出来，自然更令人听着开心。

胡铁花早已站了起来，大笑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你肯过来，就是你瞧得起咱们，咱们若还要怪你，那就简直不是东西了。”

青衫少年笑道：“小弟若非早已看出两位是豪迈不羁的侠士，也万万不敢过来的。”

胡铁花忽然沉下脸，正色道：“你本来就不该过来的。”

青衫少年刚怔了怔，胡铁花已接着道：“你若想找咱们喝酒，叫咱们过去就是，怎么能将嫂夫人一个人留在那边桌子上，这至少该罚你三杯。”

青衫少年拊掌笑道：“两位若肯移驾过去，就算罚小弟三十杯也没关系。”

三杯酒下肚，胡铁花已和这少年称兄道弟起来。

楚留香虽没有胡铁花这么容易就和别人交朋友，却也不是个古怪孤僻的人，何况这少年夫妻两人，又实在令人觉得愿意和他们亲近。

这少年不但风度好，酒量好，而且口才也好，他的妻子峨眉淡扫，不施脂粉，更美得不带丝毫烟火气。

只不过眉宇间总像是带着三分忧郁，脸色也苍白得不正常，竟象是在生病，而且病得还不轻。

但这种病态的美，最迷人。

酒楼上十个人中，倒有九个人的眼睛是在瞪着她的。

只要她眼波一转，四座男人们的眼睛都发了直，若还有人不瞧她，那人必定已醉得人事不知。

这青衫少年竟毫不在意，别人这样瞧他的妻子，他非常不生气，反而象是觉得很高兴。

最奇怪的是，这夫妻两人看来虽都很斯文秀气，甚至可以说是弱不禁风，但一双眼睛却是神光充足，明如秋水。

楚留香知道只有内功极深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眼神，这夫妻两人无疑是武功极高明的人物。

但他们无论言谈和举动，却又偏偏不带半分江湖气，无论怎么着，也决不象是武林中人。

楚留香也不禁越来越觉得这两人有趣了。

对别人的妻子，他自然不便瞧得太仔细，但此刻这少年正向胡铁花频频劝酒，他的妻子也垂着头在轻轻咳嗽。

灯光斜斜照过来，正好照在她的脸上。

楚留香的目光，也和灯光同时落在她脸上。

这几乎是一张毫无瑕疵的脸，脸上的轮廓和线条，简直完美得和一件精心的雕刻一样。

但这张秀美的脸上，竟缺少了样东西。

从楚留香这方向看过去，恰巧很清楚地看到她的双眉，但她竟然是没有眉毛的，她的眉毛竟完全是画上去的。

楚留香连呼吸都停住了。

“画眉鸟”？这美丽的少妇难道就是画眉鸟？

在这一刹那间，秘谷中那些少女们的尸身忽然又出现在楚留香眼前，每一个人都死得那么惨，每一个人脸上眉毛都已被入削去……这难道就是因为她自己没有眉毛，所以她每杀死一个女人时，都先将她们的眉毛削光。

楚留香只瞧了一眼，就立刻抬起头，那青衫少年已微笑着向他举杯，楚留香也举起杯，微笑道：“小弟已叨扰了兄台许多杯了，却连兄台的尊姓大名还不知道。”

胡铁花大笑道：“不错不错，我只顾喝得痛快，却将这件事忘了，这实在该罚三杯。”

青衫少年等他喝完了三杯，才笑道：“贱内柳无眉，两位莫看她弱不禁风，其实她不但脾气和男人一样，打起架来，也决不会输给男人的。”

胡铁花道：“想不到大嫂竟还是位女中豪杰。”

柳无眉嫣然道：“其实我本来连名字也和男人一样，只不过小的时候生了场大病，虽然没死，但眉毛却掉光了……我现在的眉毛是画上去的，两位难道看不出？”

楚留香本以为她一定要将这件事极力隐瞒，谁知她竟自己说了出来，楚留香不禁又觉得意外。

只听李玉函道：“现在该轮到小弟请教两位的大名了。”

胡铁花道：“我姓胡，叫胡铁花，他……”楚留香不知是否应该让他说下去，就在这时，竟忽然有个人冲了过来，指着楚留香大叫道：“各位可瞧见了么？这位就是名满天下的楚留香，楚香帅，各位有幸能见到楚香帅的真面目，实在都应该站起来喝一杯。”

他嗓子就象是卖狗皮膏药的，这么样直着喉咙一嚷，满楼的酒客都吃了一惊，虽然有些根本不知楚留香是何许人也，但只要是江湖上跑跑的人，听到楚留香这名字，面上都不禁变了颜色。最吃惊的人，自然还是楚留香自己。

只见这人蓝衫灰裤，用黑布扎着裤脚，却敞开了衣襟，左边太阳穴上，贴着块金钱膏药，看来正是标准的流氓地痞，这句话嚷完了，居然转身就要走，楚留香还沉得住气，胡铁花却一把拉住他膀子，笑嘻嘻道：“朋友贵姓呀？怎会认得楚留香的？”

这人还想挣脱他的手，但胡铁花轻轻一用力，他头上已疼得直冒汗珠子，咧着嘴笑道：“小的是个卖膏药的，怎么会认得楚留香这样的江湖高人，这不过是有人给了小的十两银子，叫小人来这里嚷一嚷的。”

胡铁花知道他这话说的不假，因为就凭他这点本事，想认识楚留香也不可能，楚留香已皱着眉问道：“是谁给了你十两银子，叫你来的？”

这大汉苦着脸道：“那人说是楚留香的朋友，小人也未瞧清他的模样。”

胡铁花瞪眼道：“你难道是瞎子不成？”

这大汉道：“他将小人拉到一个黑黝黝的角落里，又背着手，小人只瞧见他手里提着个鸟笼子，笼子里好象有只画眉鸟。”

胡铁花失笑道：“画眉鸟。”

他立刻转过去瞧楚留香，楚留香却完全不动声色，只是笑了笑道：“不错，那人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他和我们开玩笑。”

笑的，你走吧！”

胡铁花只有放开手，这大汉就一溜烟似的逃下楼去。

李玉函象是也怔住了，这时方长长吐出口气，拊掌道：“眉儿眉儿，你听见了么？你最钦佩的楚香帅，现在就坐在你面前了，你还不敬他一杯。”

柳无眉笑道：“我当然想敬一杯，只怕楚香帅现在已喝不下去了。”

李玉函道：“喝不下去了为什么？”

柳无眉道：“你若被这么多双眼睛直勾勾的瞪着，你还喝得下酒么？”

她又向楚留香嫣然一笑，道：“所以香帅你也用不着再陪着我们，你若要走，我们也决不会怪你的。”

楚留香叹了口气，苦笑道：“在下本不愿走的，但现在……现在也只好告辞了。”

一走到楼下，胡铁花就用力一拍楚留香肩头，道：“老臭虫，你不是见的女人很多么，但象柳无眉这样的女人，你只怕也没见过吧？她人长的漂亮不说，而且……而且又豪爽、又妩媚、又体贴；她对你那么体贴，知道你坐不住了，立刻就让你走，何况对她的丈夫。”

楚留香微笑道：“不错，这点倒的确很难得。”

胡铁花道：“难得？又何止难得而已，象她这样的女人，我敢说天下再也找不出有第二个。”

楚留香道：“哦！”

胡铁花道：“有些女人也有许多好处，但女人就是女人，每个女人多多少少都有些毛病，有的噜里噜嗦，有的装

腔作势，有的冷若冰霜，有的却又太水性杨花，有的不许丈夫喝酒，自己却拚命吃醋。”

楚留香笑道：“既然每个女人都有毛病，她难道不是女人么？”

胡铁花一拍巴掌，道：“妙就妙在这里，所有女人的好处，她全有了，但女人的毛病，她却一样都没有，所有男人的好处她全有了，却又偏偏是个不折不扣的女人，这样的女人还有第二个，我拼命也要娶她作老婆。”

楚留香道：“你才见了她一面，就对她如此清楚了么？”

胡铁花挺了挺胸，大声道：“你莫以为只有你了解女人，我姓胡的比你也未必就差了许多。”

楚留香淡淡道：“你难道没有想到，她可能就是画眉鸟么？”

胡铁花简直要跳了起来，瞪眼道：“她是画眉鸟？你可是有毛病么？她若是画眉鸟，那提着鸟笼子的人是谁呢？她若是画眉鸟，我就将脑袋切下来给你当夜壶。”

楚留香笑了笑，不再说什么，因为他自己现在也对自己的想法有了怀疑，过了半晌，才喃喃道：“今日我们吃了人家一顿，明天总该想法子还人家一顿才是。”

胡铁花拍掌道：“你说了半天，只有这句还是入话。”

他们本就准备在这里住一宵的，所以早已找了家干净的客栈，定下了两间干净的屋子。

月光照着窗前的梧桐，秋意已经很浓了，不知从哪里飘来一阵阵桂子的清香，似乎在催人入梦。

但胡铁花还坐在楚留香屋子里没有走，楚留香也没有催他去睡，因为楚留香知道他最怕的就是寂寞。